

考生们，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

——清代科举考试考场内外的故事



文章奇葩 欧阳修考场打怪

每年的高考都产生一批奇葩的作文，颇吸引眼球，这当中也有一些被改卷老师看好给了高分，因而脱颖而出。

宋朝仁宗年间，有个喜欢怪诞文风的读书人姓刘名几，敏捷有才学，他在国子监里读书时，常考第一，自恃才高，好标新立异，以行文喜用险怪之语而轰动一时。当时很多读书人仿效，以用语险怪为时髦，遂成一股险怪文风，号称“太学体”。

大文学家欧阳修正在朝为官，以端正文风为己任，认为刘几等人的文风是文坛上的逆流，多次呼吁不能让刘几等人的险怪之文入科举试场，但收效不大。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，有意继承唐代韩愈、柳宗元的优良传统，主张文章首先要有充实的内容，要积极反映现实生活，且在表现形式上必须力求生动流畅，真切自然。前不久才刚把那种堆砌辞藻、内容空泛、粉饰太平的“西昆体”清扫出文坛，现在又冒出这一股以刘几为代表的追求险怪的逆流，他们以生造词语、文句别扭，内容空虚怪诞为时尚，对这种“太学体”，欧阳修当然不能有丝毫的容忍和迁就。

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欧阳修被任命为省试知贡举，刘几也在考生之列，这正给了他一个打击险怪文风的机会。在阅卷过程中，他发现一份卷子有一些怪模怪样的语言：“天地轧，万物茁，圣人发……”欧阳修“哈哈”大笑着对同事们说：“这一定是刘几的杰作！”说罢，在后面戏续了两句：“秀才刺，试官刷（刺，是违拗、别扭的意思）。”

然后欧阳修展开卷成筒的卷子，用一枝大号红笔从头至尾抹下来，谓之“红勒帛”，就是用红笔通篇涂抹。又在空白处批了个大大的“谬”字，并命人把卷子贴在试院墙上，以示惩戒。事后一查，这份被欧阳修刷掉的卷子，果然是刘几的。紧接着写险怪文章的人也都被刷下来，出榜后热闹了。这批怪诞写手聚在一起，等欧阳修早晨上朝时，把他围起来，百般辱骂，有的还写祭文扔在他家里。然而，这并没有影响欧阳修打怪的决心。

这次会试对险怪文风是沉重打击，欧阳修认为对始作俑者刘几必须继续予以惩戒。嘉祐四年（1059），欧阳修又被任命为殿试主考，听说这次刘几已通过会试，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。考前欧阳修对助手们说：“除恶务尽！诸位一定要严格把关，狠狠打击那些轻薄小人，以扫除文章之害！”

事情的发展常有戏剧性的情节上演。考完试，卷子收上来，欧阳修认真地审查考卷，看到一份卷子中有“太上收精藏也下冕旒之下”这样生涩别扭的语句，高兴地对旁边的人说：“我又逮住刘几了！”便毫不犹豫地刷下去。但事后一查，被刷下去的却不是刘几，而是苏州人萧穆。欧阳修继续往下看，临到最后，有一份卷子中有这样的话：“故得静而延年，独高五帝之寿；动而有勇，刑为四罪之诛。”不仅平实自然，且跟试题《尧舜之性赋》扣得很紧，不禁击节赞赏，并将它定为第一。

等到唱名时，大家才得知这个被欧阳修定为状元的人叫刘辉。然而令欧阳修没有想到的是，知情人对他说：“这个刘辉就是您要惩戒的刘几！他在考试之前才改了名字。”欧阳听罢，惊诧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这个刘几不愧为状元，有才亦有识，且善于应变，他知道自己名声已坏，难以通过会试、殿试两关，就果断地改了名字。光改名还不行，险怪的文章也不能再写了，于是又迅速地抛弃了以前的错误做法，彻底改变了文风，以至于欧阳修这样的衡文高手竟也丝毫没有察觉出来。

来源：北京青年报

清代沿用前代科举取士制度，科举考试的重要程度相当于现在的“高考”，它分乡试、会试两级。乡试三年一次，即每个十二年的子、午、卯、酉年在各省省会举行，名曰秋试，亦称秋闱，中试者为举人。会试也是三年一次，次年春各省举人，到京城参加会试，又名春闱，亦称礼部试。中试者经过殿试，分为三甲，一甲三名（第一名状元，第二名榜眼，第三名为探花），赐进士及第，第一名授职翰林院修撰，第二、三名授翰林院编修。二甲赐进士出身，授翰林院编修和翰林院庶吉士。以上简称为翰林。三甲赐同进士出身，简称为进士，签掣省份，以知县即用。

科举考试同样一考定终生，甚至一步登天，主考和参考人员怎能不重视，因此在考场内外演绎了一幕幕趣闻轶事。

煲粥焖肉，考棚之中苦作乐

清代乡试在旧历八月初八至十六日举行，历时九天，每三天为一场。省考试场称贡院，考棚密集，又称号子。每十个号子为一弄，一弄之间可以来往，但不能出弄。考生入场后吃、住、作文都在里面，不准出考场一步。这九天内，连做饭、烧水全要自己动手。每间考棚长一丈，宽八尺，棚顶是树皮搭盖，天晴酷热，大雨要打伞。

考生携带一种灯、炉两用的工具叫“五更鸡”，照明是它，煮饭、烧水也是它。农历八月上旬天气还热，“五更鸡”用的燃料是桐油或茶油，烧的时候乌烟瘴气，加上饮水不卫生，不能洗澡、洗脸，一个省四千多考生，白胖胖进去，黑黢黢出来，每人要瘦几斤肉。因此那时有一民谣：“相公苦，背了考篮到省府。考棚号子又漏雨，夹生饭，和盐煮，摇头摆尾做八股。文章有做成，肚子里敲锣鼓。”

也有在考棚中甚得其乐的，大都是才高学博的考生，胸有成竹，文思敏捷，一场考试三天，他们顶多一天到一天半完成，交了卷子却不能走，便弄吃、扯淡。光绪二年（1876）丙子科，湖南临湘名士吴瀚与曾国藩之孙曾重伯、名门公子魏侯平等同住一弄。他们带的茶肴、原料都是好的，但“五更鸡”的火太小，只宜煲粥、焖肉。一天，吴瀚在桌板下煲了一锅火腿金钩鸡松八宝粥。三人聊得高兴，曾重伯把脚一伸，一锅已煲一个时辰，眼看要进口的香粥，倾得钵底朝天。三人又恼又笑，吴瀚乃填《踏莎行》一阙以记其事：“篮重腰酸，人多屋小，今年又作同林鸟。曾南吴北魏中央，谈天直到东方晓。金铸缘空，纱笼福早，荆山自是知音少。若言把握在人为，眼前稀饭全翻了。”

后来，吴瀚名列这一科第一名，成为“解元”，曾、魏亦均高中，传为士林佳话。

考卷不干净，痛失状元郎

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，当时是陕甘合闱考试，甘肃秀才赴陕不便，左宗棠就奏准朝廷创设甘肃

举院，甘肃考生从此不用长途奔波参加“高考”。

兰州人秦霖熙就是分闱后在该院中试的举人。后来，秦霖熙中了清光绪五年（1879）己卯科进士后，要参加保和殿皇帝的殿试，决出状元。主考官很赏识秦霖熙的文采，恰逢左宗棠由陕甘高升军机大臣，为显示左宗棠重视教育，育才有方，已决定选荐秦霖熙为本科第一甲第一名进士，就是状元，并嘱咐他在殿试时，试卷务必详审细酌，坚持到最后交卷。当时，因考场深广，透光不足，应试者要自备蜡烛照明。秦霖熙很快答完，想起主考官的嘱咐延迟交卷，于是燃起蜡烛仔细核查卷面，结果不慎碰到蜡烛，卷面被蜡液污染。主考官叹息说：“此卷万不能上呈，呈则犯考规，有忤上之罪矣！”秦霖熙惊骇万分，就袖起卷子快快而退。

由于秦霖熙一时不慎污卷，失去了中状元的机会。此后，他淡薄科名，致力于医学，终成为甘肃一代名医。

“模拟试题”真管用，惠及200多名秀才

科举时代，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是一部钦定解说儒经的标准教材，考生答题万变不离其宗，这就给一些人可乘之机。

陕西高陵著名私塾老师马述融，是贡生，擅长八股，尤其娴熟集注。他根据积累多年教学和观察考场的经验，揣摩出“模拟试题”的绝招，往往巧发奇中，屡试不爽，他的门生很得利。清代规定，高陵每年进学的名额是十二人，马述融执教期间，每届中试的考生总有四五人是他的学生。四十多年间，竟有二百多名秀才出自其门下。有人为他题联说：“手植桃李三千株，面授青衿二百人。”

马述融的“模拟试题”出名管用，前来受业者络绎不绝，且越是年龄大的越难考中的就越来找他求学。临潼有个六十多岁的老童生“帽辫刘”也来就学，而马述融才五十多岁，学生比老师还大，也不足为怪。清制，应试童子试（考秀才）的学子不论年龄，发辫都要扎上红头绳，还得吊一枚制钱，这老夫子叫“帽辫刘”，就是由此而得名的。这位刘君应试四十多回均未中。中青年时，“帽辫刘”就和渭南翰林雷延寿的祖父、父亲一起应试过童子试。直到他变成白发老头，还拖着细红小辫子和十四岁的雷延寿同人考场。“帽辫刘”握住小雷的手颤抖地说：“我们有三代交往了，这不正是爷爷孙子老兄弟嘛。”此事成为士林轶闻。

结果，马述融的“模拟试题”还真管用，门下受业不到八个月，“帽辫刘”就在第二年中了秀才。捷迅传来，马述融焉能不兴奋，这个老学生能中秀才堪称奇迹，于是赋诗曰：“老夫何敢作项橐，绛帐喜逢鲜于通。”鲜于通是传说中的一个人困顿的念书人，到晚年总算是发了迹。可怜“帽辫刘”只结了一个杌子，不仅没能再上层楼，连谢师都来不及，就呜呼哀哉了。

图文来源：北京青年报